

巫師日記 49%的執念

作者: 霜魚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序

"屌你啦!"

林逸朗隨手將手機拋向2,3米遠的桌上，不過到達桌面的手機依然因為慣性滑出桌面。然而滑落的手機並未如預其發出與地面碰撞的噪音，反而在離地板不遠，一部外殼略顯泛黃而光滑的I-Phone 5，正懸於空中。及後開始上昇，落下，上升，下墜。頻率漸然加快，在旁的靠背木椅偶爾被撞擊移動。手機每次上昇的高度亦隨之提高，只是始終未觸及桌邊。

"Ellen，算啦你銜過黎啦... 你對最多長過哥基1 cm咁多嘅腳，淨係靠跳可以到枱邊我就真係撞鬼啦..." 林逸朗望都懶得望，伸手敲一敲白色2人沙發前的玻璃茶几，順便換一換姿勢，從側躺換成仰臥於沙發。

手機在進行最後一次跳躍嘗試後，伴隨四爪走動於木地板上的聲音，I-Phone 5 平穩的自行放在玻璃面上，然後，一片寂靜。他餘光一撇茶几邊的空位，默默嘆口氣，伸出手在空氣中作摸頭狀，雖然他實則甚麼都摸不到。但經過當初一日一夜的對峙，他明白到，不能跟牠講道理，更不可能和牠比耐心...而終於從空位的位置，終於傳出肢爪走動觸碰地板的聲響，隨之遠去。

初夏上午11點的陽光透過全景大窗，點亮兩側米白薄窗紗，渲染得微泛穗色。渙散透映於地板的倒影，隨陽光緩然而可視的移動，照過散落於窗台的一件純色運動外套，一旁堆疊着一疊黑色及白色的T-shirt，並不工整，但勉強摺過。照過茶几的玻璃面，閃爍幾點閃光，照亮白色電視櫃及上面的黑色SONY液晶電視，屏幕上偶有一兩點灰塵被照映下似是星光。灑過與電視相對，純白的布藝沙發和在其上面仰臥着的男人。男人不太高，1米7上下，身形瘦削，偏薄的緊身尼龍T-shirhirt下只透出一點點肌肉線條，不太緊實的手臂亦只若隱若現少許肌肉。微燙的深啡卷髮有點凌亂，他單手用手臂擋住雙眼。對陽光照落在身上露出稍微厭惡的表情，嘖了一聲。陽光照過了他，映向稍遠的木色飯桌，及後方的金屬黑開放式廚房，洗手台上放着隨意擺放但已經清洗好的餐具。終於，陽光照亮了整個單位。他終於坐起，注視手機良久，似是沉思。輕嘆一聲，按下"重撥"。

"喂，Kai神。"

"Kenson!! 把口咁臭嘅你。"電話傳出略清脆年青的男聲。

"你第一日識我呀?話你Kaiai神真係無錯，總之依單嘢我無辦法接受。"

"朗哥呀，大人，時代變左啦，依家武漢肺炎咁打得，仲要多謝有個柒死都唔封關。咪搞啲健康祝福儀式之類囉，一定好搵。"Kenson有點一定好搵。"Kenson有點着急的游說。

人係最易呢嘅生物，只要可以心安，真同假，啱定錯，都無所謂。只要自己開心，將錯就錯只係基本，沉醉係自己想睇到嘅嘢只係本能。

林逸朗:"令人安心係牧師嘅責任，我要做嘅係逼人面對現實。"

林逸朗望一望手機的IG DM，笑一笑"得啦唔洗咗啦，叫埋阿鬼，冇生意啦。"

1. 26/4 得到庇蔭的富翁

"下一站係播道書院，The next station is Evangle College ..."

林逸朗抱住自己的黑色運動斜揸袋，一手拉着深陷人群中的Kenson，嘴中念念有詞
"你老母湊..大你真係你，咁大個人逼巴士都唔識...到站啦就快!行啦!"

無錯巫師亦都要逼巴士的，不論怎樣巫師亦是人，並不神秘神奇。
只是一個合格的巫師不會對人說，除非他想被當怪胎，亦或者如果有人單獨和你說，就是你是他可以放心信任的人。

終於三人在一排樓宇前下車，林逸朗拉開自己運動外套下的黑色T-shirt領口揮動，涼風掠過流汗的頸項令他覺得舒服一點。

"Kai神你個死肥仔帶啲乜莖咁重..你將全部家當帶出黎有咩事當場化比你呀!?次次開工好似搬屋咁!"林逸朗轉頭向左邊的Kenson嘶吼，亦不在意附近偶然經過的路人的怪異目光

"朗...朗爺...我都唔想，我記唔住全部魔法陣呀...又唔知要用到邊種...咪全部書帶黎..."
Kenson半蹲在路邊，將背囊解下，放在路上時發出沉悶的撞擊聲。
然後他拉開口罩喘氣，脫下完全是霧氣的鏡片，被汗水浸透的動漫T-shirt微微顯現偏肥胖的身軀。

朗爺倒吸一口涼氣，捉住Kenson衣領想將他拉起，最後發覺自己拉不起，放棄。

"我諗依個世界有手機...手機係可以影相嘅..唔好淨係用黎打機睇片stalk囡囡呀!
我搵到人我實賣甩你依個人頭豬腦!"

"唔得。朗爺你話，一個巫師對住部手機畫魔法圓定對住本書畫型啲，形象呀朗爺。"

".....我點解會識着你依個中二病...."

"好啦好啦阿朗辛苦你啦。我錯頭先逼唔到去捉住Kenson，估唔到依個時間巴士都咁多人。Kenson以後背囊太重就比我啦，我夠大隻無所謂。"
一身白背心，運動短褲波鞋的黑鬼走近拍一拍朗爺膊頭。站在朗爺身邊比他還高出一個頭，一身深啡色肌肉，鏟青平頭裝，配上線條硬朗的臉，標準得不能再標準的運動型，看似和巫師二字沒有任何關係。

"好啦行啦難得有生意，唔好叫客等。"黑鬼邊打完場邊伸手，然後單手將Kenson拉起，順手背起Kenson的背囊。

三人走到住宅區門前，兩旁的綠化園景及圍牆的燈飾透露幾分奢華。不過就算沒有這些，一個將軍澳海旁住宅區，就不算簡單。在香港可以入住的，絕對可算富有行列。

"朗爺，咩感覺。" Kenson推一推朗爺。

"唔好，非常唔好。"朗爺抬頭望向一棟棟住宅，口罩擋住了他的表情。

"我都係，好唔舒服。"黑鬼點頭認同。

"咁猛料?連黑鬼都Feelel到??點解我完全無感覺。"
朗爺及黑鬼同時望向Kenson。

"我覺得我自己住緊罐頭，仲要係優惠加量裝，逼到變肉碎嘅沙甸魚罐頭。"

黑鬼點一點頭表示認同，講:"咁有錢?一陣劊佢一鑊唔過份。"

"過份呀!"朗爺望向黑鬼"劊一鑊邊到夠呀大佬。"同時撥通對方電話

"喂李生?"

"你好，你係S...S咩話?"電話另一端傳來低沉的男聲。

"SMT...."

"係係SMT....你黎左係咪?我依家落去接你。"

十分鐘後——

閘門被打開，一位約3，40歲的男人出來。一身体閒裝，但外貌依然經過保養，整潔，一絲不苟。樣貌年輕。不似經過職場，商場打拚。

"Hi，你地就係..."男人有點遲疑，目光掃過三人。

"我地就係SMT，李生係咪?你好。"朗爺向前一步，伸出手示意握手。

"哦。你地比我諗嘅後生。我帶你地上去。"李生低頭專注於自己的I-Phone SE，似乎在打信息。並隨手推開一下閘門，開始回頭走。

朗爺收回手，臉上保持着笑容，並在口罩下作DLLM的口型後擋住即將關閉的閘門，帶二人進入。經過一個個園景，大約3分鐘的路程，踏上大廈大堂的雲石地板，進入濃厚消毒藥水味的升降機。穿過走廊4人走到一個單位門前，用指紋解開門鎖後3人進入單位。

朗爺站於門外，皺一皺眉:"李生你有無拜神之類習慣?"

"無，我本身無信仰。"李生鈍一鈍，回頭答。

"你地有無聞到。"朗爺拉住兩人耳語。

"好熟嘅味道。"Kenson點頭。

"天竺葵。可以安撫靈體嘅精油。就算係拜神，頂盡都係用壇香。唯一壇香會唔啱用嘅，就係拜嘅根本唔係正神!何況佢仲話自己無。"

"可能係當空氣清新劑。"黑鬼拍一拍朗爺後背。"唔好太緊張。"

"希望我諗多左"

3人穿過進入客廳。李先生坐於沙發，並示意3人坐於其相對的矮櫈。
黑鬼，Kenson 2人坐下。而朗爺則自顧自在單位踱步。

"李生唔好介意，我依位同事對依方面有感應。比佢四圍睇下，我地講正題，李生你話你覺得自己比嘢搞?"

李生望一望如入無人之境的朗爺:"係，我最近都比嘢搞，由一開始只係耳邊有聲，再到我每晚起身都咁樣"李生邊講邊拉開自己領口，露出下面一道道交錯的血痕。

"嗯，獸爪，四指，尖銳，無毒。Kenson有無頭緒?"黑鬼檢查完傷口轉頭向Kenson問。而Kenson已經開始翻書。

"特徵太少啦，饜饜?唔係...饜饜好食人，人無事應該唔係。獅鷲...佢地負責守護寶石同黃金...正常應該唔會主動傷人...勒拿九頭蛇...有可能但係通常都係湖邊，海邊又未有過記錄。"

"唔好意思呀李生請你比多少少資料我地...咩都得...幾奇怪幾無關都得。例如你聽唔聽到佢講咩，有無咩怪味?"黑鬼再次問。

"李生你屋企唔錯喎，而且依件飾物幾特別。"

朗爺打斷黑鬼加入對話。並指向金屬層架頂層的一個黃金色飾品。

那是一個一張卡片高的不明形狀。勉強看到一個橫向的身軀，四足，及一個偏長的頸部。類似一個抽象藝術品。

李生聽到朗爺提及那雕塑，人從沙發坐起:"係呀，我由外國嘅地攤買番黎，就擺係到。"

"係咩?我都好想可以買到，依件嘢能量好大。成間屋鬼都唔見隻。"朗爺走到窗邊，自己點起一枝黑曼。

"咩叫鬼都唔見隻呀?唔通有鬼係好事咩。"

"李生，人死左唔係咩都無。佢地係一團能量，一團意識，等緊投胎機會。佢地同神話嘅生物一樣，生活係另一個位面。而當中對一件事，一個人，愛意或恨意，執念超過50%，就會有能力逗留，影響依個世界，即係你地講嘅鬼。唔夠50%嘅，就只係飄蕩，對人無影響嘅遊魂野鬼。而我係到一隻都見唔到。"

朗爺再吸了一口煙:"

而李生，依件嘢嘅能量咁強，應該唔止鎮宅咁簡單..."說完朗爺望向屋內的名牌家具，再望望李生身上嘅ZapMeta。

"...果然有料到，其實我當初買番黎之後，我就發夢有條金龍話，依件嘢佢會保佑我發達。我本身都唔信，點之我就由一個保險Sale不停爆數，到自己開公司，係依個時勢仲可以一路大賺。最近仲買左依到。真係唔信唔得!"李生難掩笑意地講

"但係後面我就開始覺得有嘢係到搞我，我都唔知係咩...我洗左好多錢請師父，佢都只係話只可以將佢封住。最近我仲開始出現依啲傷....我先開始覺得無咁簡單...我真係好無辜!唔該你!幫下我!"

"你地將佢封左去邊，帶我地去先。"朗爺又點一枝煙，示意另外2人行動。

4人走到走廊一道房門前"就係入面，我一直唔夠膽入去，唔該你地。報酬唔係問題，唔該! 朗爺，師父，煩你!"李生握住朗爺的手。

"女咁樣拜托我先有用...算啦，你開門先，我要望下先再決定"

"哦...哦! 你要睇下收唔收到係咪呀。"

"我地唔係黑社會，請番黎唔理前因後果咩都做。"

"咩意思，我都話我無辜架。"

"我嘅意思係，靈體唔會講大話...開門!" 朗爺推了李生一下。

李生打開了房門的鎖，推開門後一股更濃烈的天竺葵味道撲鼻而來，朗爺抬頭望向房中嘅空間。

"你門番門先，搞掂之後我同你講。"

"哦...哦!唔該大師!"房門被關上。

"Holy...Shit.."朗哥望向房間高處"今鋪真係船到橋頭變林夕..."

"咩料到?" Kenson開始打開書。

"龍，西方金龍。受左傷，應該無左理智。"

"幾多歲?"Kenson邊讀書中的記錄邊問。

"我睇起黎似龍咩?"

"咩呀?唔似呀。"

"咪就係囉你老母，我知條鐵呀?我放你入去你有命出黎話比我知呀不如?"

"唔好嘈啦，黎，阿朗。"黑鬼邊講邊將兩支灰色液體的玻璃瓶遞給朗爺。

"屌真係紅十字會都差我一個獎。"朗爺邊講邊拿出一把寫滿符文的尖刀劃破自己的姆指。

"By the blood of the gifted one · like the shine of the brightest sun · show the spirits at the front."

隨着血液滴入瓶中，灰色液體渲染成鮮紅色。

"黎! 乾杯。"朗爺將兩瓶液體遞給兩人。

兩人將液體飲盡。

在三人面前出現的是，伏於地上的金龍，大小被禁錮成法陣大小。身上帶着各種傷痕，從中流出鮮紅的血，滾燙的鮮血冒着絲絲白煙。身軀上下起伏着，連呼吸亦顯得吃力。

Kenson第一個衝上前，肥胖的身軀走近後幾乎完全擋住了金龍。"鱗片全部都生好曬。成年龍黎架喎。無得搞。"

"阿鬼..."朗爺剛想問就被黑鬼打斷。

"我知你想問咩。依度附近樹木太少。我無辦法請祖靈，再講，薩滿嘅安撫對大自然比較有用，龍本來就係魔法之主。自然之尊，作用唔大。"

"唔係，我想講你地唔覺古怪咩。"朗爺邊吸上一口黑曼邊問"

龍係魔法之主，依個係專門鎖龍嘅陣法無錯。但係可以令龍停一停已經好叻仔，鎖幼龍都OK，成年龍邊有可能?"

黑鬼及Kenson陷入沉思。

"你地記唔記得龍嘅繁殖方式呀?" 朗爺隨手將煙頭彈到房間一角，立即從煙盒抽出一枝點燃

"龍係無天敵嘅物種。作為代價，佢地係無性別嘅。佢地鍾意收集金銀，係因為佢地要用龍火係中間熔煉最純嘅金屬.."

"再加上自己幾乎全部嘅能量..."Kenson望一望書中記敘，接道

"將金屬養成幼龍。因為咁所以先弱成咁。"

朗爺點一點頭"你地唔覺出面件嘢個型態似咩嘢咩?"

"唔係掛...阿朗.."黑鬼望着朗爺的臉，希望可以看到他平常的惡作劇的笑臉。但黑鬼看到他的表情，他是認真的，如果可以，他一定現在就出去把外面那個人用他的祭儀刀給他一刀。

"我話過，人只係會睇到，講自己有利嘅嘢。對人黎講只有自己一個係受害者，因為其他人嘅傷佢地感受唔到。"朗爺緊握祭儀刀的手開始發抖。

"係，出面果座係幼龍。仲要係就快成龍嘅龍胎...聚財係金龍天生嘅能力。我唔知我地仲有幾多時間...龍胎一段時間無母龍餵養龍火會變死胎!

...出面果個人，佢老豆生佢出黎咁樣做人。我係佢老豆就去捐精捐左佢，再送到一半倒左落地下，比人踩痴落鞋底，送到去深水埗公廁個地板，再經污水渠沖出去。咁樣同人地煉嬰屍做法器有咩分別。依個陣係專門嘅鎖龍陣，我包上一手一定知。仲有可能金龍一早托夢比佢好聲好氣結果佢反手請人封左佢!仲話無入過黎，依度咁重天竺葵鬼放架?搶人個仔落啲安眠藥就以為過到骨??"

朗爺開啟機關嘴，同時向金龍走近一步"我要收佢做精靈。"

"吓?朗爺，點收呀! 龍咁臭串點會肯。"

"係呀阿朗，而且佢依家你都識話，無左理智。"

"Kenson，阿鬼。帶架生。" 朗爺望一望2人 "無理智就打到佢肯聽人講。"

朗爺見兩人仿有遲疑，搭着2人肩膀

"唔該呀...你地知架..每一只靈體我都想救番佢地，我再唔收佢佢就唔得架啦。佢唯一可以捱到見到佢嘅細路嘅方法。陪我癲一鋪，起瑪試過。"

Kenson打開魔法書，用白粉筆畫出魔法圓，核心，內圓，外圓，符咒。

黑鬼將一個卡片盒扣好在腰間，手上握緊火機。

朗爺從袋中拿出數個金屬盒扣於腰帶上。再從袋中拿出幾枚戒指，戴於雙手，再戴上好幾條項鍊。然後將頸鍊上的吊飾握於雙手中，雙手作祈禱狀，抵住額頭。

"咁多位唔該你地，陪我玩一鋪。我有咩事你地就散啦，再搵個有緣人。"

"啦。我都係要講，陣法會將我地連接個去佢地位面。身體唔會有事，但係係果度出事就真係死架。" Kenson 邊將法陣完成邊提醒。

"得啦長氣。有咩我一定走先。"朗爺踏入陣法。

"你係先好講。我實快過你" 阿鬼笑一笑踏入陣法。

"Magic Circle of the gate · show the path of the hidden way · direct to the disire place"

Kenson跪蹲在陣法中央，單手按在陣法上。

念誦的同時，圓外的四周景色開始扭曲，混和，蠕動。

"嘩屌，死肥仔開車又唔單聲。暈陣浪呀。踢你落車呀!" 朗爺馬上合上雙眼。

"踢佢落車邊個揸軚。"黑鬼合上眼問。

"怕咩，最多咪攞炒。"

"收聲!" Kenson喝止了兩人"再嘈我真係攞炒啦。"

再次張開雙眼。三人已經看到"正常"的景色，房間依舊，窗外的景色亦不變。但是房間已被藤蔓覆蓋。窗外9個太陽正懸掛再外，太陽中陸續有三足的鳥從中飛出。

朗爺走向藤蔓上結出的金花。"哺育花，佢知自己時間唔多。係到將自己僅有嘅能量結成花。等佢嘅細路真係番到黎都可以自己長大成龍。"

"時間唔多啦。黑鬼，Kenson，依到太逼啦。我同黑鬼出去先。然後你解封。"

Kenson除下口罩微笑:"你兩個點解唔去死。"

黑鬼及朗爺打開正門。走廊中堆滿了黑色透明人影。在走廊中不斷穿行。

"咁多???"黑鬼呆一呆

"係呀塊地陰。"朗爺陰笑拍一拍黑鬼膊頭。"依啲遊魂野鬼無心傷害人嘅。但係穿過佢地都要分享佢地嘅記憶，依度硬穿...會崩潰"

黑鬼嘆口氣，打開自己的卡片盒，從中抽出一張硬卡。看了一眼，又放回去抽出另一張，又再抽一張。朗爺似是早料到一樣，已經倚在門邊點起煙。

"叫左你分類架啦。分盒裝啦懶型!" 朗爺幸災樂禍的望着黑鬼。

"係!你最方便! Pokemon Go咁!幾時打道館呀小智...等陣點解你會有煙嘅???"

"上次黎發現嘅草自己卷嘅。要唔要?"

"食少支係咪會死。"

"係!"

"到底有無人叫到你戒煙。"

"以前有。"

黑鬼終於找到自己要的卡。卡上印着一個下身圍白布，狼頭的半裸男人。黑鬼點起打火機從卡的一角將卡點燃。

"Anapa, I invoke thee into me, leader and guardian of the dead, and thy mask would on my head"

黑鬼的頭似是長出一個狼頭面具，手伸向後背再遞出時手中已出現一條勾鏈。

"世上冥神千千萬，你都抽得真係慢。"朗爺依然不忘挖苦一句。

狼頭黑鬼微微轉過頭，無再理朗爺。手中的勾鏈微微揮動，嘴中唸誦沒人明白的古埃及語，除了黑鬼的聲音外還有一把低沉粗獷，似是動物模仿人語的聲音。黑影開始自覺讓出一條路，冥神黑鬼開路，朗爺尾隨其後。

"其實有無識飛嘅神喻卡?"朗爺突然問。

"有。"回應的依然是二重奏。

"咁點解我地唔跳窗出"

"....."一片沉默。

兩人終於走到住宅外圍。街道上並無不同，只是行人變成了長翅的牛，沒眼的人，半人馬等。2人亦見怪不怪，生物們亦沒有主動侵擾，長相怪異，不影響他們的善良。

"準備定先。"朗爺將左手食指的紅色寶石戒指貼近嘴唇親吻一下 "Ellen，睇你啦。"

一只純黑色，狀似臘腸狗的犬隻從朗爺手邊躍出。然後轉身面向朗爺，後身趴在地上，用力蹬直自己的前足。做出一個sit的姿勢，一動不動的望向朗爺，嘴中發出"嗚嗚"聲。朗爺與牠對望了10秒。最後，蹲下并撫摸牠的頭。牠亦舔拭朗爺的手作回應。

"今次係因為....."黑鬼望着兩人互動有點無言。

"佢表示今朝嘅獎勵無實際摸到，要再補番一次...."朗爺掠過一絲苦笑。

"今朝..."

"阻止左佢同張枱鬥高，將我部電話歸還。"

"I invoke thee into me · Hrou · Sun and the Moon are thy eyes · the emperor of the sky"黑鬼沒再接再話，默默點燃了一張背帶雙翼的鷹頭男人。

這次的黑鬼變成臉戴鷹頭面具，左眼暗淡無光，而相對的右眼閃爍與太陽同樣的光輝。從背後拿出權杖，背部長出羽翼。每根羽毛柔順而閃亮，在陽光下溢出黃金的光芒。

"唔叫全部人出黎?"黑鬼的聲音這次同時響起一把莊嚴沉穩的少年聲音。

"我唔想冚家鏟，有必要再叫，我有咩事走得一個得一個。何況有你呀，荷魯斯打交有輸過咩?"

黑鬼沒有說甚麼，只是點點頭。

樓上的Kenson從窗戶看到黑鬼的羽翼反光，就知道2人已出來。於是他拿出紅色粉筆，在鎖龍的魔法圓外再寫一圈符咒。

"By the true law of magick · undermine the spells there are · reappear the regular"

一陣淡紅光從符咒中透現，紅色開始如鮮血滲入原來的鎖龍咒語中。變紅的咒文開始冒出白煙並發出水急速蒸發的聲音。所有咒文開始"蒸發"，Kenson立即跑向房間一角的一個魔法圓。同時龍已恢復自由。牠伸展一下自己身體，變得基本和房間同等，牠向天咆，似是宣示自身作為自然之尊的威嚴，宣示自己已重獲自由。牠望向那名放牠出來的人類，此刻的牠已忘了龍族相傳教導的智慧，丟棄作為萬物之尊對其他生物的仁慈。牠亦仁慈過，對人真誠善良，牠以為真心相待必能獲得同等的尊重，卻只換來傷害和欺騙。

牠不懂，既然有力量，為甚麼不能我行我素，為甚麼要教導牠們對萬物友善。為甚麼因為牠們地位更高，為了種族的形象尊嚴，牠們就得忍受，牠們就得大量。既然如此牠願只按自己喜惡行動。任牠們力量多大，明明牠們也是一樣的心。牠的傷痛，牠的不甘，那些古老的教條能化解嗎?

牠明明已經對人好言相勸，自己半生精力的龍胎，自己的底線，牠相信牠寬容。最後換來的就是這滿身傷痕。不論身心，現在的牠時間已不多，甚麼都不重要，只要可破壞，可以抒發牠的不甘。牠這麼想着，尾已朝向Kenson掃去。Kenson回頭望去只有一片黑暗...

外面，一聲龍過後，二人只看見單位被龍尾完全掃成廢墟，上面的樓層隨之倒塌並散落在園景區。

朗爺率向前兩步"仆街...Kenson..."朗爺望一望自己右手尾指的純黑戒指
"屌死肥仔我前世爭你架"一咬牙用祭儀刀劃破自己手掌，準備抹上戒指。

朗爺的手被黑鬼抓住"你想快啲落去同佢打工呀?"

"邊個話我係打工，我落去係坐佢個位!"

"有咩分別，都唔係人做架，而且你睇。"黑鬼示意朗爺望向後面。

朗爺扭頭望去，地上畫有魔法圓的紙張開始發光，光中人個略肥胖的人影從虛轉實，Kenson從中踏出，向前走兩步就坐在地上，身上半點傷痕亦沒有，只是短褲深色了一片。"再慢一步....真係再慢一步仲大鑊過林女士連任..."

朗爺忍笑走去，蹲下拍一下他的肚:"可惜呀，差少少就可以換人啦。真係深表遺憾。"

"仆街啦你!"

"再黎跟我去作一次死，我就唔信今次仲換唔到人!"朗爺邊講邊打個響指，Ellen已經由臘腸狗變成2米高，長有50個頭，每個頭嘴中都吐着不同顏色的霧氣或火焰。尾部及四肢都附着單純的血紅色的火焰。Ellen恢復牠原來的姿態。冥界地獄犬中最純種的品種。50頭地獄犬。

在3人劫後重逢的時間，金龍已長回完本的大小，現在的牠已和一架客機相若。朗爺看一眼立即跨上Ellen，Ellen躍至空中同時其中一個頭噴出純白的霧氣，在空中憑空凝結出一個冰造平台。Ellen着陸於上面，平台馬上因Ellen的重量及衝擊力粉碎，但Ellen已從中借力並再次躍起，並故技重施。以此在海上直線前進。朗爺知道，牠現在只是在拚盡最後一口氣前的迴光返照，他不知牠甚麼時候會停下來，可是這次停下來恐怕就不會再動了。所以每一秒都不能浪費。黑鬼和Kenson望着遠去的身影，黑鬼伸手向還坐於地上的Kenson。

"順風車?"

"就陪佢癲一鑊。"Kenson抓住黑鬼的手站起身。

"我地每次都咁講，"黑鬼從背後扣緊Kenson雙臂"
但係次次都唔係最後一次。"說完振動雙翼現場已不見身影只留下加速帶來的強風。

朗爺及Ellen依舊在尾隨金龍，似乎金龍亦知道他們在海上的速度會慢得多，以自己現在的狀態，這速度已是極限，因此一直將路線控制在海上。沿途以龍炎破壞經過的所有地方，又一口龍炎吐向海防博物館，海防博物館的4個白色尖頂主體立即被燒毀，只有石製的堡壘大堂仍存在，在火海中被灼燒得焦黑，滿佈紅橙色的龜裂紋路。朗爺看着此情景心中揪了一下，他知道現在牠的力量完全不足以影響現世，可現在每一口龍炎都是牠寶貴的生命能量，牠現在每吐出的一口龍息，和人吐血沒甚麼分別。他很想可以立即追上牠，阻止牠，但是這是Ellen在空中最大的速度，只是真的太慢了。突然朗爺餘光撇見，黑鬼帶着Kenson飛至。空中已可以放心的他，Ellen亦馬上會意，踏碎平台躍自海中，在接近海面前噴出一口寒氣形成一條直路。一邊奔跑一邊持續開路，地獄犬最強的，從來不是火焰，更不是跳躍力，而是奔跑的速度。如當年最強的半神海格力斯，從冥界之門追逐地獄犬穿過冥界，到最後到達冥王宮殿無路可退，躲於王座之下才被抓獲。這雖是地獄犬的種族之恥，但亦可見地獄犬速度之強勢。而着地後的Ellen，接近的速度提升了3倍。

在空中的黑鬼，亦揮動雙翼，黃金羽毛如金色匕首，向金龍翼部射去。可爆炸及濃煙散去後，顯現的仍是金龍硬不可摧的鱗甲。金龍轉身面向黑鬼，吐出一口龍息。黑鬼索性開放Kenson任他在空中自由落體，Kenson在空中失聲尖叫，朗爺騎着Ellen躍至空中，將Kenson接住，在落地的海面冰結出一個圓形平台，將Kenson安置在上面。而黑鬼則憑借荷魯斯在眾神中無可匹敵的動態視力及戰鬥直覺，以最少的動作規避火柱。並以火柱為掩護接近金龍，盤旋至牠的身軀，抽出沃斯手杖，包含荷魯斯的神力。擊向龍唯一的弱點，沒有鱗甲的腹部。金龍被擊飛後開始失去意識向下墜落，於半空恢復意識，嘗試拍翼提升高度。但是朗爺已經看準機會，Ellen向上方噴出一道寒氣，一連造出幾個平台，躍到平台上保持與金龍同等高度，朗爺將腰間其中兩個金屬盒投到金龍面前，Ellen另一個頭吐出一團火焰，金屬盒爆炸，盒中的草藥燃燒放出煙霧，龍血樹脂的腐蝕及安息草的痺效果馬上發揮作用。朗爺亦馬上點燃鼠尾草杖，以鼠尾草的淨化作用保護自己及Ellen免受影響。

"Raiden...我需要你嘅幫助。"

朗爺緊握其中一條項鍊。一個頭戴斗篷，身穿長袍的法師在身旁出現，伸出手放出雷電向金龍襲去。Ellen亦從三個口中分別吐出毒氣，蝗蟲及凍氣，一邊阻止金龍鱗甲恢復，一邊限制金龍行動。金龍

怒着拍動雙翼努力維持飛行。過了一段時間，金龍的鱗甲還是恢復了。牠亦發現和他們纏鬥太浪費為數不多的時間。於是直接拍翼往前飛進，不料卻撞在無形的牆上，遠處平台上的Kenson露出微笑，金龍身下的海面出現了一個巨型魔法圓，Kenson是儀式法師，只要給足夠的時間及安全的環境，他能做到無人可比的影響力。現在，金龍已經被困在結界中，能活動的，只有中環附近的海旁和海域。金龍憤怒的向添馬公園吐出一口龍炎，公園已成一片荒土，政府總部倒塌，外面的國旗亦已成灰燼。黑鬼振翼上前，準備與金龍再纏鬥。

可在此時，已完全日落，月亮亦未升起，在這太陽和月亮都不在天空的時段，荷魯斯便是無目者。黑鬼甚麼也看不見了，四處戒備卻不知所措。金龍打算趁機向黑鬼吐出龍炎時，張口卻發現自己已失去龍息了，只得隨意用龍尾一掃，黑鬼被擊向天星碼頭。接連撞穿幾個碼頭後擊起層層海浪，碎石四濺。然後沒了動靜。

朗爺望一望"對唔住，阿鬼，Kenson，我話過，有咩事我會走先。"然後摸一下左手中指的透明石戒指"Phantom，你知點做。"一個手拿一幅透明布的骷髏點點頭，將布蓋過他們，一人一靈就這樣消失。時間仿佛停止...連空氣也安靜了。

(第一章完)

(以上地名，人名，皆屬文學創作，如有巧合，實屬上帝嘅惡趣味，歡迎分享)

(以上巫術，神話知識並不全為正確知識，如要嘗試，無任歡迎，後果自負。)